

珍

執

宦

文

鈔

珍執宦文鈔卷一

武進莊述

皇上七旬萬壽頌

謹序 代

臣聞羲農之道原於易堯舜之德著於書文武之功業歌於詩聖人彰往所以察來也學者識古所以知今也是以立道德功業之極必享位祿名壽之隆時則有元會運世之期理則有晝夜寒暑之信此六藝所以不言符瑞而性與天道卽在燮倫日用之間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聖神之德致精一之學行時中之政彰公溥之治成位育之功實與羲農堯舜文武同揆非管窺

蠡測所能名言也顧在敷聞迪見漸仁摩義之久積而
滿滿而作雖至愚極陋皆有不能自己之實焉臣不自
揆竊原易所發揮書所陳敘詩所歌頌循環由繹庶幾
乎

聖德之形容以頌

億萬歲巍巍之壽誠有見其必然者也書曰惟動丕應
僕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曰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見我

皇上事

天之誠敬也明德馨香基命宥密既已上下同流而往

來相應迫乎

躬親監薦心志孚威儀肅禮樂明備所謂惟聖人爲能
饗帝也是以百神受職莫不肇稱而成秩焉此正位凝
命全付所覆九有萬方莫不承順之本也詩曰永言孝
思孝思維則文德繼文武功繼伐聖人有志事惟聖人
善繼述之見我

皇上丕承

五聖之孝德也三謁

珠丘念創造之艱難聲靈之赫濯撫有方夏之中正純
粹闡揚敷繹爲上古所未有矧迺

天造神斷底定西陲二萬餘里用鬯

聖祖

世宗貽燕之丕志告功

皇天適昭

家法肫肫乎循本復始而凡因時立政施措從宜者又皆合符於

心法焉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孝之至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九功之德播爲九歌
見我

皇上仁民之廣大也

國家重熙累洽施取其厚斂從其薄億兆黎庶其浹髓
淪肌者久矣

聖皇御極之初蠲天下積逋數千百萬自是以來議施
議貸賑窮寬乏恤商惠工無歲不周無地不徧司農之
筭隸首弗能紀其算焉而且蠲全賦者至於三蠲全漕
者至於再書契所紀未有倫比而

聖心勤懇保惠赤子申錫無疆者正未艾也所以養民
者博厚如此而所以導民使若其恒性者凱以強教之
悌以悅安之愛民之深勤民之篤期於禮讓興行風俗
淳茂同臻於仁壽而後快足焉歛時五福錫厥庶民斯

之謂矣書曰惇叙九族庶明勵翼又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親親賢賢考言詢事見我

皇上建官授任之咸宜也揆之以至公照之以至明任之以至當訓之以至要待之以至恕酬之以至厚定之以至斷慎用六柄裁旨

聖衷而偏黨之萌漸無敢偶作於下者能必當官功必當祿屢最者進負殿者退各因其材而無容心焉而且片善必甄微勞必錄小失必宥公過必容才之偏全小大心之誠僞敬肆事狀之虛實功罪

明見萬里而左右近侍未有敢爲緣飾之術者也追錄

元功進封褒謚庸勲親親之典懋矣無有遠邇無有新舊要使各得其分願焉是以羣臣雖莫能望

聖主清光而精心竭力輻輳並進夙夜承事遵道遵路蕩平正直未有信於此時者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孔子曰君子而時中用其中於民各當其時而用之於民者執中之實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乾九五所以爲大中也我

皇上法天行健至誠無息立天下之大本則堯舜授受之統在此矣本堯舜之生知爲孔子之好學析理則不爽毫釐處事則止於至善明於庶物必考其是察於人

倫必法其至而恭讓之禮必致敬於至聖先師尊宋五
子書於漢唐諸儒之上而是非固無適莫也惟擇善而
從之爾是以無稽之言弗詢之謀或爲世道人心之害
者嚴辨而明著之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定天下之業
而無所缺世法世則以是爲

慈訓焉此豈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所能登堂齊哉者
乎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君子所其無逸

聖上惟時以順萬事之常惟幾以妙萬物之感慎憲於
始屢省於成萬年有道一日二日之積也禮樂刑政工
虞水火同民心出治道阜財求利器用百官分職悉本

乎

聖上之緝熙單心而溥以不忍人之政自味爽以逮繼晷一日之間事有恒品惟曰欲至于萬年也方今生齒之數積於昇平而日盛幅員之廣統以中外一家而日廓竊以爲臯陶所云萬幾未能當今日之什一二也伏見我

皇上批答章奏朝上夕下細札十行指揮萬里文武犬吏出使小臣立

賜召見未嘗有留事也至於民生休戚封疆機要必先事綢繆力圖善後

省方考績歲事三田

親御鞍馬乘安艦沐雨栴風同規創業此藩方所以心
悅誠服而河宗由是底寧海若由是呈潤登蒼生於衽
席之安洪纖高下靡不受獲易所謂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者

聖上惠德之長裕且日進而无疆焉唐虞三代之隆又
何以加於此乎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詩曰薄言震
之莫不震叠是以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矣
我

國家良將武師干城腹心之士惟

皇上遵養豫教順動而時用之所至如時雨浹旬而伊
犁底定畔換則討之馴服則柔之決策

睿謀允符師律風行草偃奄有崑山之西康居大宛莫
不賓從金川二司初聽則須暇之不順則勦絕之負固
者靡所恃革面者無所懼懷德畏威謐如也東泛海島
西洎秦西獻琛奉幣效官者不殊方內皆我

皇上聰明睿智之所照臨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我

皇上文德日新文治日隆所爲義禮制度考文大矣美
矣盛矣表章六經裁定正史道必原乎聖政必遵乎王

義理科指世世通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以昭大一統之盛恭惟

御製詩文集集古今之大成含元氣稽道法本人情該物理咸出於

躬行心得之忱而證以目見心求之實材藝如周公不能進焉而又

特開四庫全書館廣錄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閣萃其精要攬其博大舉其支葉去其繁瑣煥之以奎章經之以

大訓而圖書金石古翰寶墨審定甲乙既藏其秘寶又

廣其流傳無有遺逸焉是以儲材甚多論叙甚優毛髮
絲粟之才連茹彙起而廣開科目徧立膠庠近在

山莊遠及西園咸予解額以惠多士作人如此其盛也
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遭逢

聖明展采錯事將欲襲六爲七允其時矣易曰富有之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至當者德也百順者福也

皇上秉大德御大寶福應豐備

萬歲康寧二元元欣戴華封人之祝不謀同心謹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皇祐景鏗定天保稽天若億萬斯年民同樂兮

其一

皇德壽昌咸五帝登三王億萬斯年慶延長兮

其二

皇道文明原羲畫繹孔經億萬斯年正權衡兮

其三

皇唐作歌定禮樂致中和億萬斯年福祿那兮

其四

皇惠發閭金粟賜踰京垓億萬斯年豐穰來兮

其五

皇門四闢宅俊彙薪標積億萬斯年沐膏澤兮

其六

皇勤省成迪彛教茂嘉生億萬斯年頌清寧兮

其七

皇武定功和夷績敘西戎億萬斯年文軌同兮

其八

皇敬作所祗產祥神降嘏億萬斯年壽星曙兮

其九
仲秋之

川日麗壽

星之次

皇覽苞符揚大烈據鴻謨億萬斯年膺錄圖兮

其十

擬白羽扇賦 有序

余讀曲江白羽扇賦仰止其風流夫鴻羽可用爲儀白
賁貞而无咎比物醜類殆香草美人之義焉敢綴鄙辭
以識景行云爾

原夫九華遺製五明舊章揚仁風於黎庶奉化日之舒
長惟德其物懷允不忘被湛恩而鳴豫撫弱植其難當
人同海燕之微方慚帷幄扇帶寒鴉之影忽降昭陽於
時黃扉漏永紫樹涼生江蓮搖影松篁浮清月每喘牛
被薰風而知畏雲能蔽日沐膏雨而心驚維茲白羽穆
如清風和鳴鶴於在野憐哀鴻於澤中抱明心之高迥

異舞態之粲，氈蒙取裁於短翮。滌煩暑於玉躬，當三伏而清和。與時偕濟行四方，而風動代天之工。思昔剋鷲雲煙，翱翔陵隰，固無意於樊籠。豈有心於維繫，殘六翮其何求。懷一人之珍襲，隨進退以抑揚。任動靜而翕習，瀛洲未遠。張袖而香風欲來，海國雖遙。近水而儼人凝泣。他若龍腦雪香，懲季世有傷儉德。條融反景，知聖王不畜珍禽。惟令羽之潔白，比近御之球琳。筠竹殊規同斯勁節，蒲葵異製共此傾心。雖復委羽摧藏，瞻然者其質縱使秋風移斂。皎然者可尋，况乃使自天來。光分月色，環涼引吹。曾依警蹕之塵，剪雪駢瑤深荷。裁成之德。

靡不初兮有終恐炎光兮易具方戒寒蟬獨隱思獻納
於清時所希翠篔送涼理陰陽之差貸解愠奏庶人之
風如金佩王度之式庶幾一德以有成長奉于春而無
極

擬鶴鶴賦 有序

張華作鶴鶴賦阮籍以爲王佐之才觀所云靜守約而不矜動仍循以簡易得老氏自然之旨矣夫忠爲令德學貴多聞芟先以國器爲國華富危邦而危行可不謂良佐哉抑其經營風議於闇主虐后之朝而賈謚等方倚以爲民望曾不鑒夫燕譖遂同悲於鶴唳事乖慮始識昧機先始則七鬯震驚終焉王輿敗績雖曰盡忠又何補焉按揚雄方言陸璣詩義疏鶴鶴卽鴟鴞也唯郭璞謂鴟鴞非此小雀爾雅疏辨之又荀卿子所云蒙鳩楊倞註云鶴鶴也蓋亦戒慎之旨鴟鴞之詩曰旣取我

子無毀我室嗟哉茂先倘或未之思歟夫先事慮事先
患慮患斯可爲王佐矣大誠有之小亦宜然遂廣其意
以作賦辭曰

咨元功之賦象播含靈於無小伊鶴鷄之微菲亦抃飛
兮惟鳥其體不揚其容伊糾覩子羽之譙譙謹予情之
噉噉色斯舉矣時哉時哉鸞鳳不可招而下兮求友聲
於蒿萊奚尤鷲之不羣兮豈藉鳩以爲媒實其腹而弱
其志兮營神澹而徘徊深林孔靜以幽默兮聊寄一枝
之芳菲何江海之可思兮何廣廈之可依近無聞而遠
無覓兮似近道之希夷苟謂小知不及大知兮夫何異

相者之舉肥乃緝羽而編髮兮期增巢之攻堅懼風至
而茗折兮爰擇木而慎旃蓋物無鉅細兮謀之貴全事
無大小兮成之在先彼鶴軒兮瓊瑣復燕尾兮涎涎蔓
難圖於已著艾當求於未然旣傾巢於春雨空寄怨於
秋煙嗟爾桃蟲載飛載鳴翳茲弱羽何慮何營猶知治
彼室家兮是豈懷夫令名曷爲得興與剝廬兮曷爲成
城而傾城在君子用心之壹兮敢屬辭而丁寔亂曰飛
鳥遺音斯焉取兮通物類情鑒諸古兮思患豫防或予
悔兮念彼爰居愁鍾鼓兮吁嗟鴻鴈哀百堵兮思斯勤
斯追天之未陰雨兮

燕賦

日悠悠以向春鳥翩翩以達託燕山暖而猶寒燕梅開
而初落憑翼兮致辭繫縷兮繾綣捐秋社而非遙望吳
宮而云遠乃有蘭宮椒室青瑣丹樞簾垂波瀲灩簷響
玉璫玲雙栖兮文杏弄羽兮春叢既呢喃而傳語乍差
池而倚風學飛初試舞絮先迎柳花時落曼燕春輕素
裳兮搖曳紅襟兮未整疑新箔而迴飛驚釧響而顧影
於時寄湘中之詠誦佚女之歌巧帖宜春字非矜彩縷
多結趙后之輕裾織盧家之緇綺憐么鳳而橫欽佩藏
珠而視履來廳礙舞貼水沾巾時將過兮朱夏歎虛度

兮陽春若若乃北飛兮悠揚辭歸兮徬徨駕雲車兮日遠
願君視兮玉筐蘭闥兮秋深仙履兮難尋留爪兮留恨
遺怨兮遺音

牡丹賦

碧城絮暝紫甸花飛漢宮春曉秦王卷衣染天香於綺
縠殿瑞靄之芳菲厥有眞花牡丹獨出存京洛之遺風
占人間之第一曾託根於謝客之庭宜粲花於江淹之
筆夫其香名專國色擅傾城錦帷日麗翠帳烟橫青猊
對舞紅袖相迎暈檀心兮深淺疊羅勝兮輕盈疑翠疑
怨如醉如傾借一月之晴暉影迷遠近剩六朝之金粉
盡處分明爾乃綺樹雕樞垂楊淡院花艷艷兮愁人情
脈脈兮誰見隔輕幔以微茫映綠窓之宛轉露重香濃
雨餘紅顫斜倚銀鸞橫抽金燕時飄荀令之衣却掩班

姬之扇更憐綵縷難留麗景遲遲微曼花鈴深護落英
片片至若美景良辰青門紫陌卿子王孫嘉賓上客玉
軟縱橫金鞭絡繹葉嵬隨人花粧覆額向許史之侯門
過平陽之宅遂開瓊筵布瑤席憐艷笑之雙飛舉千
金而一擲玉顏旣醜銅壺將夕芙蓉帳啟光流曹縣之
紅鸚鵡杯傾色染歐家之碧未若清垣繚繞丹禁溪岑
平分傳影半徙樓陰漫漫鳳凰之綬玲玲翡翠之簪却
傍瑤巒引屏山而在玩前懸金渚俯明鏡而遙尋况乃
沉香亭畔照夜車臨隨輦司花之史徵聲靡玉之音檀
板歌傳奏薰風於絃管金花調譜非翰苑之球琳別有

汀洲采若湘渚綴蘭芳塵馳晚韶景闌珊送光風而暗
度帶露月而平看伊名香之易盡何樂事之多盤

畫牡丹賦

若夫雲韶之院寶蹟之臺錦囊犀軸繡錯霞堆譜真花
則名稱京洛飾繪事而疑近蓬萊襲零露之清寒香傳
天上麗殿春之渥采花倚雲裁爾其辭殘紅兮魏苑拂
輕素兮吳裝暗飄蝶粉細落蜂黃巧持團扇回繫明璫
鋪殿繁花非惟芍藥迴文艷錦不羨鴛鴦酣酒晴初索
鏡花之曉月臭蘭人倦踏屏影之春陽若乃粉吹雲以
素素疊暈影而僊僊拾翠鴻驚恍遇洛濱之曲弄珠燕
繞疑游漢廣之淵低垂羅幙半燼爐煙何處飛花鴉鳩
一聲悄爾此間有曲霓裳三疊依然竊歎夫紅壁闌珊

玉堦密靚傳羯鼓於花陰待羊車而漏永錦窠則彩鳳
雙飛舞袖則青鸞半整猶嫌翠幙護春寒誰道玉盤承
露冷豈知度仙童之哀響秦嶺雲橫拂梁后之羅衣蜀
絃風靜燒零落之餘香送芳菲之韶景曾不如墨戲恒
沙手揮幻境何花落與花開孰分形而分影於時夜闌
深悄月午朦朧鳥楚辭於新篴想稽賦於殘桐空慙夢
鳥難解雕蟲對名花其能幾尋畫意而靡窮美濃艷之
及時傾心曉日字媽香而不落長謝春風

珍瓊宦文鈔卷二

武進莊述祖葆琰

尚書古今文序略

尚書今文伏生所傳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二家歐陽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鄭康成云元始詮
次爲八十三篇伏生以其學授張生歐陽生數子各論
所聞於章句外特撰大義名之曰傳五行傳伏生本法
今存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盛於兩漢儒林寢衰下逮晉
之永嘉三家尚書並佚先儒舊學略盡矣古文尚書有
三一臧於孔壁一傳於杜林一奏於梅賾孔壁古文藝

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得其書以考今文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學官書藏於祕府盛漢時名儒師傅旣不見中古文惟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劉向及子歆校中祕書故太史公書載堯舜禹湯武王周公之事微子去殷箕子之鴻範皆古文其十六篇中則有湯征湯誥而大誓三篇同三家經永始中書奏錄以後值漢中微王莽之誅逸書嘉禾佞邪傳會文其姦言五紀論三統歷譜出於向歆父子載古文本月采伊訓武成武成今文蓋周書世俘篇也或曰亡於建武之際月采卽周書月令今逸中興初杜林傳漆書

以授徐巡衛宏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焉而
古文始行於世與今文同二十九篇惟辭義與析合爲
異隋以前鄭孔並列至唐而馬鄭之學絕矣東晉時梅
賾獻孔氏古文尚書及傳校今文經多二十五篇闕舜
典齊建武中姚方興得之大桁市奏上又校馬鄭多二
十八字遂列國學宋元明以來學者多疑之竟莫得其
要領五代史志云晉世祕府古文尚書經今無有傳者
漢以中書校張霸百兩篇能辨其真僞永嘉板蕩典籍
散亡學官所傳亡可徵信故孔氏古文出歷五代及唐
乃盛行訖諸家廢而其書獨傳非人力所能致也存其

大體略枝辭考異同以求其長義在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謹記

有虞氏宗堯議

禮祭法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鬯祖顓頊而宗堯鄭氏說之曰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蓋亦以宗堯之說於名不順故既以爲用有德者不必其先世又爲之說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通言爾愚竊謂不然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以爲人道親親之本則祖宗之名其不容假借也明矣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嚴父配天明堂之祀也如用有德而已安所謂嚴父之孝乎五經皆聖人所手定其不可爲後世法者不載於經經者常也萬世通行之常道也論語曰必也正名乎祖宗之名與天地始何謂夏以下用其姓乎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郊堯非宗堯也韋昭以爲有虞氏出自黃帝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受禘於堯故郊堯又以祭法有宗堯之文謂舜在時宗堯而子孫宗舜則又過矣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鄭氏說之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

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立郊而以丹
朱爲王者後欲天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神不
歆非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則唐郊自當以丹朱爲尸
矣禮孫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丹朱爲尸明非
郊堯也至謂舜承堯猶子承父無乃言之不順乎虞夏
殷之禮不可考已至周而益詳其尊尊親親之誼則一
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配天之祀謂之元祀
宗廟之禮昭穆序焉不正其名何以出治郊堯宗堯皆
傳記所言非折衷於孔子固不可以誣聖亂經矣帝典
曰受終于文祖司馬遷曰文祖堯太祖也又曰歸格于

藝祖司馬遷曰祖禰也又曰舜格于文祖孔穎達曰前以攝位告今以卽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夏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馬融以爲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也鄭氏曰虞賓謂二王後丹朱旣云猶子承父則唐不得爲二王丹朱又誰後乎此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蓋虞用唐郊不變其禮五廟之制以祀其先故禮中庸記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之謂也明有虞氏之不宗堯也

名號以功德別優劣議

白虎通義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又云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地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尚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謹考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二皇五帝之名號蓋昉於此鄭氏注及賈公彥疏皆不言三皇五帝爲何代古文尚書孔安國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穎達引周官外史證之則以伏

犧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矣應

劭風俗通義載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爲三

皇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說處戲燧人神

農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

劭從大傳說白虎通義云三皇者伏羲神農燧人也或

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皆圖緯之說也大戴禮五帝德帝

繫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太史遷五帝本

紀從之鄭氏註中候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

虞氏以六人爲五帝梁武通史以五帝自黃帝至堯而

止知帝不可以過五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
四代而已其說益淆孔穎達書正義辨之詳矣是二皇
五帝究莫定爲何代何君也竊謂孔子贊易序書獨言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聖人所不言闕疑可也惟名號之
與功德優劣則自有辨謹案公羊春秋董仲舒說云德
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
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
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絕地廟號祝牲猶
列於郊號宗於侏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

云四類三王

今注疏本
詁爲三皇

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荀

卿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於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氏慮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於岱宗也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疎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其有功德者二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緇絕猶列於郊號宗於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聖人之所以異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緇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

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
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三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
聞春秋於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
等不得其說遂於殷本紀彘人周後世貶帝號號爲王
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
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傳云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
大唐郊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稱王也易曰古者
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孔頴達云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
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皇是皇亦稱王也禮
運記云昔者先王注云此上古之時也是六十四民皆

稱王矣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記事者
所稱名號然也春秋傳云在帝夷羿山海經云帝丹朱
非以爲優劣之別明矣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
稱帝夏殷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上紀唐
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於三代也故皆謂
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卽周魯列國所
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
無優劣之別也彼以名號別優劣者圖緯之說家人之
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殷庚不序陽甲之廟議

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殷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旣非所繼則廟應別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毀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殷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彼別立廟者皆遣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夫

情之有所不安卽禮之有所不行者也時太常恆議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溫嶠議以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識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旣正於情又安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皎陳貞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於太廟之西一孫平子爭之卒貶謫以死當時亦以般庚光武爲口實也夫

繼世而立之不同於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辨而自明然
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哀平四帝代舂陵以下四親
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帝以下於長安故高
廟未嘗別立廟也若般庚於陽甲臣也於其先君庶也
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於其生也以臣事之
於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
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般庚不繼陽甲且不
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鄭
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

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般
庚爲陽甲之臣卽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
丕從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般庚歸善於君親則祀陽甲
以禰廟明矣或又謂般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
之耳般本紀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
鄭氏注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
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本於仁之至義之盡然後
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其殺義有其等禮
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禍夫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也
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廟毀是
無親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於昭穆之世是無祖也天
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大夫士受命於君無祖
則無命也以天臨之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容
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之於父也不繼所後而繼
先君是無所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爲此說者蔑所後
之君而陷其君於大惡皆得辜於聖人之經者也

高宗彤日以謚名篇議

高宗彤日金履祥以爲祖庚釋於高宗之廟以書序爲
誤據史記謂佗於祖庚之時惜其言之勿深考也百篇
之序商書四十篇自帝告至於微子惟成湯稱謚武丁
稱謚稱宗宗也者宗其德也以德而言太甲太戊皆宜
以宗名篇矣曷爲武丁獨書高宗高宗彤日者百世宗
廟之禮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
臣之所以事君也世嗣所以相繼紹穆所以相序也史
記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
比九世亂中丁至陽甲九世而般庚復興陽甲至小乙

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來九世矣將迭毀乎孫不祭其祖可乎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乙宗廟也孰毀乎孰不毀乎序曰高宗祭成湯契爲始祖湯爲烈祖殷祭乎抑時祭乎彤爲祭之明日乎抑與祭同日乎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言彤日則爲祭之明日矣殷祭始祖東向召南向穆北向不言祭契非殷祭也祭成湯者犧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明日繹賓尸故曰彤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湯祭成

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
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
鬮鼎非鬮不行故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
火之屬也火爲禮雉雉爲震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
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
君降年不永子弟子爭立其宗廟之禮固莫有修之者
矣惟般庚以禰廟事陽甲故其書曰殷降大虐先王不
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曰古我先王古我前后謂祖丁以
上也又曰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

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
禮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季不言善之也王者
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
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
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
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彤日祭禮之大
法也彼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高宗諒闇又將何說乎
三季之喪以兄弟相及而廢卽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
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卽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
常祀奈何記曰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殷祭敘

召穆而四時之祭無常祭者則筮之故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祭祀之無恒也祭祀無恒而卜筮之用所謂竊筮不能知者也白虎通義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言爵無及者兄弟相後謂之及王者天之子也繼先君之統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惡次德升兄弟相後召穆皆以次升民者國君無主後者之稱始建國謂之民國絕謂之民明無爵也立讀爲涖涖而正事卜從而後祭也無廟故無常祭純讀爲均均同也繼先君之統而使同於無主後之民

不敬莫大焉。雖曰非篡其誰信之。祖已訓諸王以正其
典祀所及之君親未盡者。其祭之禮與親廟同祀。事有
恒則不煩。不煩則治。治則習。習則敬。無恒則煩。煩則敵。
亂則難。難則不敬。原其禮之所以失者。厚於親廟。故簡
於所及之廟也。厚於親廟而簡於所及之廟。知自仁率
親。不知自義率祖也。以爵言之。則皆天之允也。以義言
之。則皆祖之繼也。夫義之常。必推本於天。監在下之始
而究其極於降年之永。不永。明開創之君受命爲天之
子。繼體之君亦莫不受命爲天之子也。不幸而其命中
絕。然六極之未下。亦莫不有災異以譴告之。或德之不

順或臯之不聽知天之付命可畏如此之甚也孰敢不
正厥德以是爲宗廟百世不易之常法故高之宗之謂
之高宗而載之書中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本其
爲天所命自契也又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子言武丁受命不解怠敬爲人子孫也又曰殷受命咸
宜百祿是荷言其正殷之典祀自成湯至於小乙受命
之君無不宜之也此武丁所以爲高宗也史記殷本紀
云祖己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
彤日及訓益百篇之書多出於後錄書者加之或聖人
所定不獨高宗彤日爲然故成王東伐淮夷作成王政

而以諡名篇其見於書中者酒誥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亦稱諡董生春秋玉楮曰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彼謂祖庚祭武丁作高宗彤日者然邪否邪難者曰謂祖庚釋祭高宗之廟者固妄已武丁脩復四廟於經何以明之曰此所聞於傳記者也問非妄也尙書大傳曰武丁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傳以爲桑穀俱生于朝祖已曰桑穀理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脩行是興滅繼絕云云按桑穀共生于朝在書大戊序傳誤之政以脩復四廟而推之固可知已商頌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

新路寢焉疏言不脩者蓋小辛小乙是武丁以背四廟
不脩之明徵也孔子刪詩魯之闕宮言新廟奕奕則逆
祀者可以爲戒商之殷武言寢成孔安則復古者可以
爲法詩書之大義昭昭如此議禮者又何疑焉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成湯外丙太甲沃丁

中壬 太庚小甲

雍巳

太戊中丁

外壬

河囂祖乙祖辛祖丁陽甲

般庚

小辛

小乙武丁

沃甲南庚

歲載祀年異名考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唐虞三代之事莫備於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弗成又曰五載一巡守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守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夫洪範之言祀用商正

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
義猶有可通者虞夏傳云維元祀巡守鄭氏注云祀年
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
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陸德
明音義云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是夏亦稱年
也由此言之年祀載固唐虞三代之通稱矣至歲以紀
事與載祀年並用所以正時明民也唐虞三代以來未
之有改也謹案周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氏注云中
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又案公羊
春秋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何

休解詁云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此年與歲之別也又案白虎通義云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曰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由此言之歲以日紀年與載以月紀祀亦如之帝典旣云五載一巡

守又云歲二月者明歲與載兼用也言歲不言晦朔矣
夏時初歲祭謂后蟄也次正月之後明非據月爲斷也
月以序朔數歲以序中數示民不惑也幽風一之曰日
至也傳云一之曰周正月也曰卒歲曰改歲是周正之
歲矣孔疏云改歲建子之月卒歲謂度寒至春以九月

二者意小異也一篇之中自相乖阻矣

授衣推之卒歲當爲夏之十月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推之改歲當爲夏之十一月鄭氏周官小宰正歲注云

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大司

徒正月之吉注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凌人歲十

有二月鄭氏從杜子春讀爲正歲注云正謂夏正鄭意

言正歲乃夏之十二月止言歲則周之十二月也

賈疏云若

歲字向下卽是周之十二月

郊特牲記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注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

建亥之月也孟子云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與梁成

趙岐注云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此周正

言歲之徵也大雅云以興嗣歲商頌云歲事來辟少牢

饋食禮云用薦歲事國語有歲貢歲飭歲祀明堂月令

言來年又言來歲明商周以下通言歲矣安得言唐虞

三代不相襲乎竊謂傳爾雅者失之也

爾雅題上事曰歲名指在丑曰

赤奮若以上自載歲也以下皆後人臆入

當以漢建初論五經及何鄭春秋

周禮注爲正

禮記注疏卷之二十一

洪範九五福解

謹案皇極之章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各視所受福者備也所受無不備斯謂之福其曰子攸好德女則錫之福德福之基也基弗大者墉弗崇又曰既富方穀王者祿以馭富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備焉然必申言之曰女不能使有好子而家又曰子其無好非德則爲辜爲咎以爲大戒稽疑之章曰身其康彊子孫其逢一人之康虛也庶徵之章曰庶民用章家用平康天下之康虛也歛福錫福端在於此其先言壽而後言考終命者何也惟天生民其

降年謂之命而懿德之好本於其性卽所受於天之命也。能終之者必在享國克壽之君。故無佞陳殷三宗及大王王季文王皆言其歷年之久。高朗令終。顯榮昭明。旣醉所以備五福也。然則惟大德得其壽者。斯能終所受之命。曰壽曰德而必曰考終。命何言之重。詞之復與。考之爲言成也。一人有一人之命。天下有天下之命。而一代又有一代之命。周自后稷始基。奕世載德。天之所以命之者。獨厚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猶過焉。文武周公三聖相繼。然後終有成命。洛誥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此周之

考終命也有一不備不可謂福

禘說

嗚呼禘之說之不可知也久矣夫子屢歎之而況三代以下乎魯以禘爲禘秦以禘爲郊漢承秦弊經典道喪禘禮之廢有由然也禘之見於經者周頌雝序曰禘大祖也商頌長發序曰大禘也一代之興必本於其祖德與天合故天降命佑其子孫世有明哲積仁累功然後受命爲天下君三代之先出自五帝受命而王必以帝系明其世以此見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狹也至郊以配天者必其祖必稱先王所以明三統有一謂之三代既改王而帝則非其統矣雖在二王不改其郊可

也已改而復郊未之前聞也故虞祖顓頊不郊顓頊而用唐郊夏亦祖顓頊不以顓頊配而郊鯀卽虞夏之不郊顓頊而周之圜丘不以饗配從可知矣卽禘黃帝禘饗之非圜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非郊亦可知矣然漢儒必曲爲之說者有不得已焉者也何也漢宗廟之禮有祫無禘故不敢極言禘之爲大祭也傳記言禘祭者惟喪服傳小記大傳禮運中庸魯語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餘率以禘爲夏祭之名故欲考禘之禮莫能得其詳焉今以意測之禘之日先事配主於明堂之太室有祫故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禘

祭之禩與禘祭同諸侯之禮也自迎牲以後則僭天子之禘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也是室事可觀而堂事不欲觀矣禩必於室故郊不禩禩者宗廟之禮也非所以事天也故明堂祀上帝祀祖所自出皆奏樂以降神而不禩是以事天者事祖故謂之禩也既禩於太室然後奏樂降神迎尸而事於堂於是薦全烝是謂肆祀祀然後獻是謂朝事獻然後薦孰薦黍稷是謂饋食禘之所以小於禩者爲無肆也而鄭氏顧謂禘言肆獻禩禘言饋食互相備者豈非以漢制爲周禮乎論語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夫子所不知者魯之禘也春秋之時王室禘禮僅存及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而楚有周禮故觀射父猶能言郊禘其他國之所謂禘者皆魯禘也誰則知之又曰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是卽禘之說也言助祭者惟明堂之事不獨非大夫之事非諸侯之事并非天子七廟之事也有穆穆之天子有雍雍肅肅之諸侯非聖人受命而王者奚取焉非傳所謂禮不王不禘之說乎而謂禘於太廟禘各於其廟者非以魯禮爲周禮乎明乎此而雖非禘於文王之廟又可知矣傳記皆言禘

嘗嘗卽祫也故魯頌曰秋而載嘗謂祫也夏而禘衡白
牡駢剛謂禘也秋而祫禮也夏而禘僭也魯亦不自知
其以祫而用禘禮雖僭其禮而實非禘也遂以魯之祫
爲周之禘議禮者之失也此以不知爲知也秦以莫明
其祖所自出而以禘爲郊漢不能改其後諸儒又借魯
禮以依違其間而禘禮遂不可復攷也唯鄭仲師知禘
爲追享旣曰追享則禘其祖所自出明矣而禘之非圓
丘非郊亦明矣鄭大夫不爲識其子不失家法豈非卓
爾有所立者乎推追享之義作禘說

河圖洛書考說

圖書之說始於讖緯鄭康成注易河出圖洛出書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皆春秋說題辭文也易乾鑿度亦言河圖洛書之見爲帝德之應隋書經籍志有河圖二十卷開見于羣書所引大率言地理又受命之符而已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以爲虛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以爲河圖雜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八卦爲河圖以洪範爲洛書蓋始于此

矣宋劉牧作易數鉤隱圖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蔡元定以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始定十爲河圖九爲洛書由是言理學者多從之以數言圖書者自宋儒始也河圖之數木之於易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虞翻注云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滯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

巽辛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五地三十

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

案畧其奇五不如啟蒙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爲五十之說爲允

虞注又云

天一水甲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巳天七火庚地八木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

句疑有誤有或以聲之訛

著龜所從生聖人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按虞仲翔所謂甲乾乙坤

丙艮丁兌戊坎己離庚震辛巽壬壬地癸者納甲之五位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者天地生數成數之五位也鄭康成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妃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亦生數成數之五位也漢時言易者大底不出此二說而虞氏以五爲蓍龜所從生其義可推也一二三四易之形也入六七九易之氣也數卦象爻備矣而其所以幽贊神

明而生者五也五與十相乘而得大衍之數非天地之數略其奇五也天地之數五位相合大衍之數著所從生言易數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而必以是爲河圖之數則宋以後之說也至洛書之數雖不見於易其傳記之可攷者大戴禮盛德明堂記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易學啟蒙旣引以證九數之爲洛書矣易乾鑿度云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十五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

卦曰辰之閒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

四正四維以入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也

天數大分

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而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于天一之星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所行之次爲名耳按四正四維皆十五者卽明堂所謂二九四者十五也七五三亦

十五也六一八亦十五也此衡數也從數則二七六九
五一四三八皆十五也斜交之數則二五八四五六亦
皆十五也以七八九六之數布于坎北離南震東兌西
乾西北巽東南坤西南艮東北之方位然必以五居中
而九宮之數始備亦猶天地之數八卦成列一二三四
八六七九象在其中而五十相乘乃得大衍之數故九
宮之數與大衍之數其義一也劉子駿特以洪範五行
之災異推之易災異故有經緯表裏之說未必卽以易
之九宮爲洪範九數而蔡季通据以駁劉長民之河圖
而九數之爲洛書遂定然洪範卽有圖洪範之圖卽可

通於易而九宮之四正四維八卦之方位也從衡斜互之數七八九六之數也必曰此洛書之洪範非河圖之八卦也孰從而信之以今之爲程朱之學者必言圖書爲鄭虞之學者必斥圖書故攷其源流以徹其藩云

問者曰九數之爲八卦既有明驗矣十數之爲洪範亦可通乎曰何不可通之有九數以七八九六之數布於八卦之方位不可謂之八卦乎十數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卽洪範五行之次也以洪範之五行爲五位不可謂之洪範乎易學啟蒙云洛書固可以爲易河圖亦可以爲範朱子已言之矣

然必謂之皆易數者非好爲立異也虞仲翔納甲之五位乃天地五行自然之數也甲乙出於乾坤十數出於甲乙乾甲爲天一坤乙爲地二甲乙合木與一六合水二七合火義固殊矣戊己爲二用壬癸爲乾坤戊己合土壬癸合水與四九合金五十合土義又殊矣故虞氏注五位用前說不用後說而天一地二注乃合之合之惑也是李鼎祚易傳之失也非虞氏義也然則十數之爲八卦固無疑矣又何必爲兩可之說乎

問者曰天五戊地六己天九壬地十癸魏伯陽曰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大衍之數用戊而遺己含壬而合癸何也曰己六壬九數之變也戊五癸十數之合也八卦相錯以水火要其終坎離既濟未濟是也大衍之數以天地之數五戊十癸相乘若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何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乎戊坎己離天王地癸非特戊己爲乾坤之用而壬癸亦乾坤之用矣乾爲變坤爲化故九六以成變化乾爲神坤爲鬼故五十以行鬼神於文己以紀乙壬以妊甲蒼戊也

龜癸也故虞氏以五爲著龜所從生是略其竒五當
爲取其竒五之誤也五十相乘衍竒五爲五十故曰
大衍言乾坤之用數極于此固無取乎五十合土一
六合水四九合金明矣以生數成數之五位合於納
甲之五位非虞氏之義也傳之者失之也

古術無二十四氣辨

萬充宗斯大論古術無二十四氣漢太初始立節氣之名其說曰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於周正則戾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其启閉并移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無以處此四節又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三統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推移先後止半月之閒周正則启閉并移隨值分至分至不可移使置此四節於一月之後不唯與時不合且使自餘諸氣中節混淆又云陰陽消長而有寒暑天地變化而成歲功其間日月星辰之運行飛潛動植之生滅聖人爲之

明示其候候之所至卽氣之所至不必多爲之目也黃
太冲宗義又從而爲之說曰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
六氣固無殊於七十二候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
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
左氏不應遺之又云古之啓閉以朔日爲斷引國語先
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及先時注云先立
春日也以爲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
立春也則初吉爲立春以上文興祥晨正日月底於天
廟言之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非別有立春之日舉
春而夏秋冬一例也其大情謂古術但以候紀時分至

君閉之外別無中節諸氣萬充宗則并謂但有分至而無君閉攷之於古知不然也數法之書淮南王安天文篇劉歆三統譜辰爲近古皆有二十四氣之名然猶可言此漢術也其在經傳諸子者君蟄見於夏時日冬至

見於夏小正始雨水日夜分小暑至

中夏今爲季夏節

日長至

白露降

孟秋今爲中秋節

霜始降日短至則見於月令君蟄始

殺閉蟄日中日南至分至君閉皆見春秋左氏傳處暑

大寒降則見國語冬日至夏至夏日至君蟄之日見周官經

及考工記日至之時見孟子霜降見荀子然猶可言此

散見諸書或爲氣或爲候未可知也管子幼官有二十

節略同二十四氣每節十二日春秋各入冬夏各七凡

三百六十日其大數也春有小卯始卯中卯下卯秋有

小卯始卯中卯下卯卽說文云卯爲春門萬物以出卯

爲秋門萬物以入者是也今本卯亦作卯誤夏有大暑至中暑

小暑終冬有始寒中寒寒至大寒之陰大寒終暑先大

而後小寒自始以及終陰陽之義也清明在中春末白

露下及中秋本同漢初所用術與月令異然所記皆氣

非候則二十四氣之名卽不必盡合於古其所由來舊

矣又切官夏有小郢中郢冬有小榆中榆皆二十四氣

所無今釋其義郢與盈聲相近說文糸部縕或从呈作

經史記晉世家樂盈佗樂逞亦聲相近盈者滿也小郢
卽小滿也小榆卽小雪榆者空也說文舟部俞空中木
爲舟也穴部窳空中也高誘注淮南汜論窳木方版以
爲舟故云窳空也皆榆有空訓之證孟夏萬物滿孟冬
萬物空故四月節曰郢十月節曰榆也則此二十節二
十四氣者非明於陰陽之消息不能擬議而名之也安
得謂古術但有候而無中節乎且氣與候之名之義固
自有說矣夏小正區之興五日翕傳曰五日也者十五
日也五日謂之候十五日謂之氣五日一候是謂一微
三候而成一氣是爲一箸三氣而成一節是爲一體一

歲八節八風生焉八卦之所象也故分至君閉八節也
十有二中十有二節二十四氣也一氣十五日而得五
日者三七十二候也天气之至微而未箸占之以艸木
鳥獸之生成變化謂之歲虞三朝記詁志篇云歲虞者

以庶虞候歲也

庶虞亦見三朝記

艸木鳥獸虞人掌之故益作

倂虞

說文倂古文訓

以若上下艸木鳥獸孔子正夏時終於虞

人人梁隕麋角此庶虞紀歲歲虞汁月之明徵也夏小
正十有一月隕麋角傳曰陽氣至始動十有二月虞人
入梁傳曰蓋陽氣且睹也卽易緯乾鑿度所謂天气三
後而成一箸三箸而成一體之義也氣者天气也候者

初候也伺望之謂候占驗之謂候以物候氣有氣而後
有其候之者比而同之有是理乎夫三代改正所改者
月也非歲也分至后閉斷無推移先後之理知分至之
不可移而不知后閉之不可移是知有四正而不知有
四維也周正月可謂之春者以陽氣至也而正月甲子
朔且冬至至之名自古及今未之或改顧疑大雩之
當改立春乎并以疑周官大司樂之冬日至夏日至不
當言冬夏其亦過矣且氣不必二十四則是候亦不必
七十二也特以七十二候見於周官時訓而不知時訓
之亦後人偽託也時訓傳會秦月令以辨二十四氣之

應不知月令雜氣候記之而時訓則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悉以爲候非古術本如是也不能正時訓之誤反以疑二十四氣之名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乎又謂漢太初始立二十四氣之名亦考之不詳也太初改建在武帝元封七季淮南天文篇云淮南元季冬十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安之元季文帝之十六季也至武帝元狩元季國除未改新正也而安所箸書已有二十四氣之名是二十四氣之名非始於太初明矣淮南天文篇雨水先驚蟄清明先穀雨與四分無異唯太初二統驚蟄先雨水穀雨先清明鄭康成注

月令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者據時用四分而言。漢始非謂太初以芮也。太初三統司馬遷等議之於芮。劉向父子論之於後。其所推究最合經義。故近世言古術者皆祖之。卽以二十四氣之名而論其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合於夏時。秦月令固不待言矣。穀雨爲三月節。者尸子云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穀謂百穀也。百穀以稷爲首。種筦子乘馬云。日至六十日而陽凍澤。七十日而陰凍澤。陰凍澤而執耒。百日必執耒。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爾也。日至後七十日立春之二十五日也。又三十

日則入二月春分中矣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
中可以種稷首種既入望雨爲急故以穀雨名節也清
明爲二月中者清明卽八風之清明風也白虎通義云
風之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立於五極於九
五九四十五而日本化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

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言距冬至四十五日者冬至主
廣莫風立春主條風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四正之風
得有一中二節四維之風得有一節二中是清明風適
得清明立夏小滿故以清明名三月中也乃謂推移先
後止半月之間殆失之矣至以寅月之朔日爲立春九

不可解韋昭注云初吉一月朔日也既所不從而獨節
取其先時先立春日也一語以爲左證可乎不考信於
古而好鑿空以立異其失往往如此故備列之且借鑑
於目曉云爾

意爲心之存發辨

朱子大學章句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叢山劉氏以意爲心之所存黃梨洲荅董吳仲論學書力申師說辨論紛然其詞雖駁王而意寔主攻朱也蓋劉氏謂朱子以慎獨專屬動念邊事未盡中庸之旨故其論中和曰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卽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卽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

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朱子
以未發爲靜發爲動劉氏以未發爲動發爲靜依濂溪
爲說又未合濂溪所謂主靜者故又歸於性無動靜不
過欲與朱子立異而已此卽存發之說所由異也諸家
辯論投閒抵隙莫得厥衷循其末流辨不勝辨試從其
朔證之案說文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音詩序
曰在心爲志荀子解蔽曰志也者臧也是意爲心之所
存理亦然也然詩序對發言爲詩而言故心志爲存詩
言爲發荀子則謂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

然而有所謂虛彼固以志之所臧證心之所臧非謂志爲心之所臧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志卽意也大學始于誠意而先之以格致夫子之志於學好古敏求始於此矣論語言志不言意故絕四言無意知不以意爲志也管子心術曰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內業曰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又云心以臧心心之

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言
言然後使使然後治又曰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
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宜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心術又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
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
內靜者必反其性管子雖道家言或出于漢初爲黃老
之學者然其於心意知物比比秩秩固可與大學相發
明也大學之言物也以本末言管子之言物也以名實
言不以末先本不以名傷實雖有王霸之殊而其學之

必始于格物則一也意以先言與說文所云察言而知
意陷合意然後形卽大學誠中形外之旨也形然後使
使然後治則齊治平之必本於誠意與意言形言使以
上承心以臧心心之中又有心則意爲心之所發矣其
言必去喜怒哀憂樂欲利心乃反濟欲利可去也喜怒哀憂
樂不可去也此道家之言也又言心之情不煩不亂和
乃自成而喜怒哀憂樂節以禮樂外敬內靜以反其性雖
儒家言無以過之其於已發未發存養省察皆歸一致
視劉氏所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者未免言
之過易矣而陰陽動靜傳會太極圖說者似爲贅設也

董生書循天之道云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心之所之謂意與說文意志也詁合意在神與氣之先而爲心之所之爲存爲發理實相兼之往也旣謂心之所之其不得專以存言明甚黃梨洲又疑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爲錯雜竊謂此無可疑者蓋知爲心之本體心存而知卽具朱子大學或問所謂鑑空衡平心之真體本然者是也故正心章綽略提撕有存養之功無助長之害及

心有所之而爲意岐途百出乃天理人欲出入生於之
關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意也故曰有所者有所者有
所之也身之所之而心亦之焉斯不得其正矣是意也
非心也身爲政也故曰身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亦
皆意也故曰之其所之其所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
不慎卽辟之於家而辟焉之於國而辟焉之於天下而
辟焉皆不慎之故也故曰辟辟者不得其正之謂也心
之所發非心之所存也誠意章約之以好惡持之以慎
獨皆所以誠其意而存其心也知固心也意亦心也心
之外無意心之外無知也以心之所存爲意則言心而

足矣又何必言之重詞之複而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邪問者曰知爲心體心存而知卽具則言心而足矣
又何必曰致其知邪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終無以釋其
疑也曰知爲心體獨是意關卽心照心指視非獨知由
學致卽獨證誠意以覺融心存常正此知之所以爲未
發而意之所以爲已發也又何疑乎自陽明王氏倡致
良知之說由心體直認至善而誠意致知格物皆歸并
一心謂之心學其流弊徃徃涉於空虛蕺山劉氏矯之
雖推陽明以摧陷廓清之功而以稽古考文用垂典則
自任故其門人多尙實學蕺山之學正所以善續姚江

之學者也其於章句不能無小異同致臚口說故爲之
辨亦微籒之遺意也

讀湯誥 史記殷本紀

湯誥者湯克夏歸至亳述先王言以誥諸侯也古文尚書有湯誥而太史公書述書序湯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以令諸侯其辭不同或以爲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及見百篇尚書然其書所錄二十八篇而外如今文大誓及周書克殷度邑皆非古文湯征又不具首尾惟湯誥可觀其以故訓易經支時勦節以便文義失其句度定以爲百篇之舊僭矣論語篇終所記略同古文尚書先儒以爲伐桀告天之文及讀墨翟呂不韋書則以爲克夏正天下天大旱以身禱於桑林其文有今天大旱

王季子金卷二 四
卽當朕身履未始得罪於上下又有無以一人之不敏
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視論語多數字又學者所當
闕疑也篇中言二后成功於民及蚩尤作亂亦與呂刑
文相似要其大旨以爲自天子至於諸侯及其大夫必
有功於民然後有立否則罪及其身其言駁厲嚴肅可
以爲法戒焉

讀商誓

商誓者武王勝殷誅紂立武庚戒殷之庶邦庶士庶民也周頌曰勝殷邊劉耆定爾功大武之詩也武王以止殺爲功盟津之會牧野之師誅一夫而已商之百姓無罪焉紂既歿不追罪也而立之後復其舊官人庶民各安攸處侯甸男衛無改舊封故多士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便能治其禮教政刑改紂之惡比介于有周而須臾之以歲月維狂克念安在不可承天保長子孫紂於是

不有後乎天維喪殷四國不靜周公東征亦止討其君而已其民人則禮以匡之德以化之信以固之反復告

戒猶武志也遏劉之功卒致之刑措孟子所謂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弗爲此可以知成湯文武
周公之事矣問者曰武王周公聖人也殷之終畔武王
豈不知而封之黜殷之事必俟周公何也曰此聖人之
於天道也非後世羣策羣力之所能與也不大聲以色
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明德也自天
命之克殷之日悉誅同惡廢其國絕其後非大聲以色
乎王者之事在於化民而不急於變革夏桀之惡不若
紂之稔其民之轉而之善也易故湯之功及身而成然
其詩曰昭彼遲遲又曰不競不綠未嘗急爲之也殷民

習惡已久其化之也難故文王武王周公以三聖人爲之而始有成文王之事紂武王之立武庚周公之黜殷命事非貳適也殷之終畔武王豈不知之故凡言曰殷其有割命而篇中告太史曰其斯一語言至于十語言周之告殷民也自商誓始其後教告之戰要囚之以迄多方多士之降命申命豈止至于再至于三而已乎故紂殷之事武王之事也非貳適也讀商誓而見聖人之於天道也

讀度邑

度邑者武王圖定天室規伊洛詔周公代其事也詩大雅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曰仕事也武王之繼伐觀厥成矣而猶有所謂不事者何哉蓋文王受命伐崇諸侯歸之佗豐以匹休於岐故曰佗豐伊匹武王佗鎬行辟靡之禮四方莫不中心說而誠服故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及克殷末受命雖會朝清明曠然若天下已定而紂之遺毒餘烈非漸磨以歲月未易使世變風移也欲驟正之比屋可誅豈聖人之心哉故曰悉求共惡貶從殷王紂四方亦宜未定於

是立武庚爲殷公使行商禮而復其所庶民弛政庶士
倍祿大武成矣然其繼志述事者猶未已也作新大邑
匹休鎬京俾殷遺多士比介我周以和敦先後之而後
可以終先王所受之命矣金縢納冊羣叔流言鳴鴉救
亂幾毀我室玼朕大黜其至誠之前知乎金縢見周公
之心而度邑見武王之心殆可與有聲之詩相發明也

讀皇門

皇門者周公告誡國子咨以善言也路門之外其左曰左闕門王居明堂之禮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左闕門謂之皇門周官師氏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闕皆國子也於是有門闕之學凡國之子弟大司樂合之以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視大司徒鄉三物有加焉且使知國中失之事所以素養之者既詳且密湯之王也立賢無方周道親親仕有世祿及其衰也世卿大夫秉政而諸侯不貢士春秋譏之豈積重使然哉墨翟書稱豎季之言

曰嗚呼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選擇賢者以爲羣屬輔
佐而無所辟於遠近親疎太平之基定萬世之業建與
是篇辭指相近周公以是告國子羣門反復於甄臣媚
夫之爲國禍福而羣言之首在建沈伏之賢人其防微
杜漸者至矣夫國有與立故家遺族尤足以驗興衰宜
訓戒之深切箴明如此觀其言媚夫之固寵貪亂俾其
君無依無助而猶未厭可爲寒心烏呼是誠不可不鑑

讀祭公

祭公者祭公之顧命也周自后稷始基文王受命武王
周公繼之成康致刑措詩書所稱備矣昭王之時王道
微缺南征鬻焉及穆王卽位益衰然猶能正百官敬天
命周室復益祭公謀父是師保之觀兵荒服矢時邁之
頌肆心靡止詛祈招之詩穆王之享國克壽豈無故哉
越數世而厲宣幽平王室大壯始未嘗不勅於教戒而
後乃怠以貪禍遂至凌痺不能復興故周書之正經汜
於君牙栗命以爲大戒觀祭公爲王陳后稷文武所受
天命及夏商之旣敗而其勤勤致戒者自嬖御始夫德

必由於積累而禍恒起於細微其可忽與復戒三公以厚顏忍醜人莫自見其醜以爲美而居之不疑顏斯厚矣其醜滋甚焉誠不可忍卒之榮號如山一轍故嗣王之宅天命也宜思是言公卿大夫保其世祀亦宜思是言禮緇衣記以爲葉公字之誤也抑其所由來舊矣

讀芮良夫

芮良夫者芮伯諫厲王及戒執政也尚書百篇錄文侯之命恭懿以降無聞焉文武成康之澤至懿而衰詩人於是化諫逮乎幽厲大敗矣王室遂東十月之交民勞板蕩降及十五國之風作者非一人諫者非一事要皆疾其始亂悼其既衰猶賴先王之澤未泯相扶相救復數百季蓋東遷而政在諸侯呂命作刑其端已屢卒之豐鎬變爲西戎蔡仲之命及棠誓猶詩之有幽風也故斷自君牙繫命以上爲周書正經詩書之文互有詳略大雅桑柔芮伯諫厲王是篇義與相應簡頌空焉呂不

韋書引周書有二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淮南王安書尹佚對成王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是爲尹佚之言而曰不韋書又謂厲王天子也有讎而衆故流於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其爲諫厲王明甚蓋述尹佚之言爾百篇書中無言厲王者而周書記厲王事惟是篇復證以孔晁注補其闕文焉

讀嘗麥

嘗麥者周王初飭歲典遂正刑書以告戒羣臣州伯也說者以篇中有予亦述朕文考之文謂成王卽位之四季尋上下文義疑屏入周書不盡周史記徃徃有太公書及戰國謀士所云周書陰符皆傳會成王周公事爲佗首尾如此類者多不足據或又謂是時未告太平制周禮故篇中官名與鄭氏曲禮注所云殷制天官六大相應是又不然詩書所載官名不盡合周禮不必皆在成王卽位之初況是時周公收亂方黜殷東征且三季禮樂之未遑安所謂九刑之書而正之其非成王時明

甚傳曰龍見而雩正雩之禮在於孟夏周官小祝所謂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逆時雨宜風旱者是也天裁彌祀則至南郊故成湯以六事自責而雲漢之詩亦曰自郊徂宮篇中記孟夏祈禱于宗廟于社自王以下官府邑野皆有歸祭享祠謂之歲典斯正雩禮也明堂月令著正雩於中夏鄭氏以爲失之而孟夏正雩之禮略備是篇至周代九刑當在穆王之後故叔向以爲叔世亂政篇中命大正正刑書其君臣相與儆戒之辭畏天之顯憂民之疾苦至於鰥寡至於臣僕惟恐有一人失其所于天地之和蓋聖王祈天命長王國以刑獄爲兢兢

共懿以降能脩文武之業者無聞焉殆宣王復古之書也宣王承厲王之亂故言蚩尤逐赤帝及啟之五觀夏已衰而中興又監於殷之既敗其過裁而懼既伯雲漢之詩至是復脩正雩爲歲典周禮之廢隊者以次舉矣然其始不籍千畝後乃料民太原一傳而宗周以滅故孔子刪書不錄於周之正經也